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

三千全
四十一

侍講學士_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三十八

儒林傳一

臣等謹按司馬遷史記立儒林傳歷代因之唐以後諸史若新舊唐書及元史皆稱儒學宋史則於儒林之外別立道學一門意在推崇周程張邵朱數大儒然於體例未當昔人已多譏之者且亦第可施之於宋通史固不能援以為例也今依鄭氏

例褒輯諸傳自唐迄元統曰儒林間有重加刪節
改入別類者以其為士流趨向所繫持擇宜嚴不
敢沿訛襲謬云

唐一

曹憲

魏模公孫羅
許淹

王恭

馬嘉運

賈公彥

大德
李玄植

張後胤

蓋文達

文懿

谷那律

從政

許叔牙

敬播

劉伯莊
秦景通

羅道琮

郎餘令

徐齊聃

堅嶠

沈伯儀

路敬淳敬潛王元感

彭景直

盧粲尹知章

張齊賢

柳沖馬懷素

殷踐猷

寅亮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譔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洽藏於秘書貞觀中揚州

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政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注援證詳明帝咨賞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為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叅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為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善見子邕傳

王恭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
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
達皆當時大儒每講三禮皆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

說

按王恭馬嘉運原附孔穎達傳後
今穎達移入聖裔特析為專傳

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為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
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
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
繁冗掎摭其疵諸儒咸服其精高宗為太子引為崇賢

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暉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

按唐書原有徐

贍陸元朗歐陽詢朱子奢張士衡諸傳俱以經仕隋朝並移入文苑

賈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隱儀鳳中為太常博士累遷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惇請武氏廟為七室唐廟為五下比諸侯大隱奏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惇損國廟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偽聽之時皆服其持正終禮部侍郎公彥傳業於趙州李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

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子史百家貞觀間為弘

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方士浮屠講說玄植以

帝闇弱頗申規諷帝禮之後坐事遷巴令

舊書作
汜水令

卒

按賈

公彥傳新書附張士

衡傳後今依舊書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

舊書
作中

陳國子博士入隋為漢王諒并州博士後胤甫冠

以學行稱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義寧初為

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太宗

即位進燕王諸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闕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宴月池帝令羣臣以春秋酬難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後盾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為已力罪也帝大悅遷燕王府司馬出為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

所疑後屑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祿賜防閣如舊卒

贈禮部尚書

舊唐書作禮部侍郎

謚曰康陪葬昭陵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時耆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

子助教為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

初舊書作貞觀十年擢諫

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為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後除

崇賢館學士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

舊書云文懿貝州宋城人

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為

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

宗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

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

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為而無漏邪那律
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
官孫倚相仕為秘書省正字讐覆圖書多所刊定倚相
子崇義天寶末為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
將軍遂客薊門崇義子從政畧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
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
弟也寶臣初倚任晚稍疏忌從政乃闔門謝交游及寶
臣子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

斷絀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
帥莫先於燕誅怨復讎必盡力後已前日爾考誅大將
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沼
相之圖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
考保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
有種乎今悅允猶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便
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
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

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移疾不出惟岳所信
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即仰藥死
曰吾不恨死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於王武俊如其
揣云

許叔牙字延基潤州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

弘文館直學士

按舊書作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遷於
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與新書異

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
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二十三年卒

按叔牙原附蕭德言傳後今德言移入文苑故析為專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
譔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叅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
國史從太宗入高麗帝名所戰山為駐蹕播謂人曰鑾
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
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資品妄
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譔晉書凡例皆播所
發也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

議詔羣臣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
故生有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
不及昆季烏有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永徽
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譔高祖
實錄紀自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譔太宗實錄訖
二十三年坐事出為越州長史徙安州龍朔三年卒房
玄齡嘗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為四十卷是
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

言皆名家伯莊者彭城人為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
與許敬宗等論議甚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
餘篇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著作郎兼修國史終相
王府司馬睿宗立贈秘書監景通晉陵人與弟暉俱有
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
以為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暉後
復踐其官及職

按唐書此下附劉訥言傳傳稱訥言為太子洗馬嘗集俳諧十五篇為太子歡

太子廢訥言
坐除名今刪

羅道琮蒲州慮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
嶺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
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
餘遇赦歸會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
若湓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
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為時名儒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
大業中為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

德時穎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
持節諭山東為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
老乞身貞觀初卒諡曰平父知運貝州刺史餘令博於
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叅軍事從父知年亦為王
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為林
也徙幽州錄事叅軍有為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嬰
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
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嬰試廉按果得其姦孝敬

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譔後傳數十篇獻

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

按唐書此下有餘令兄餘慶附傳今刪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

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

曹王府叅軍高宗時為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

太子講修書於芳林門時姑為帝婕妤嫌以恩進求出

為桃林令召為沛王侍讀再遷司議郎皆不就累進西

臺舍人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聃言於帝曰齊

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
公廟反崇飾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內帝悟有詔復獻公
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齊聃善文誥帝愛之令侍皇太
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
蘄州司馬舊書作蘇州司馬又流欽州卒睿宗時贈禮部尚書
子堅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為賦異之
舉秀才及第為汾州叅軍事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

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
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
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
請如今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卻芮亂
國而缺升諸朝嵇康蒙戮而紹死於難則於它親不復
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
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
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聖歷中東郡留守楊再思王

方慶共引為判官方慶善禮樂嘗就質疑晦堅為申釋
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樣與徐
彥伯劉知幾張說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
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譔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
成書累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韋月將欲即斬
之堅奏盛夏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榜
死俄以禮部侍郎為修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授太子左
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進東海郡公遷黃門侍郎

按舊

書載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左散騎常侍轉黃門侍郎又叙封東海郡公於玄宗朝與此互異時

監察御史李知古兵擊姚州泝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方羈縻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女為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雋路閉不通者數年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羲敗不染於惡出為絳州

刺史數外徙久乃遷秘書監左散騎常侍玄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幔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從上泰山以叅定儀典加光祿大夫堅寬厚長者於典故多所諳識凡七當譔次高選卒帝悼惜遣使就弔贈太子少保謚曰文齊聃姑長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堅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為駕部員外郎集賢院

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
相次為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為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
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事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
祀五行帝貞觀禮從鄭至顯慶禮祀吴天上帝乾封詔
書祀五天帝兼祀吴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
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
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

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於配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
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
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於南郊祭法
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
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
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
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

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為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為一主也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

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
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
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
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
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
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
祖厯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厯國子祭酒修
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
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
窮彊飲食之更負以行乃得脫貞觀末官申州司馬敬
淳少力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
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
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卹
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
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後坐與綦連耀交通

下獄死神龍初贈秘書少監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位至中書舍人唐初姓譜學惟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譏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補博城丞紀王慎為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績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注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表上所譏書糾謬

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司官筆楮寫藏秘書。
有詔弘文崇賢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
山惲李憲等本章。向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惲數沮
詰其言。元感緣罅申釋。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
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為助
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
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舊僚。加朝散大夫。卒。

按唐書
此下有

王紹宗傳以行
無可錄今刪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為太常博士時獻昭
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
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為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
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
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祭之無禱乃
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
象生時朔食號月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
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

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

魯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臣謂
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
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為之沿革何專古而泥所聞乾
陵宜朝晡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於費可減朕
常膳為之中宗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
為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招魂合諸梓宮景直曰招
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禕衣復寢
宮舉衣魂輅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右覆以夷

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厯禮部郎中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亦善

著書

按舊書云彥卿撰後魏紀二十卷行於時官至合肥令

粲始冠擢進士第神

龍中

舊書作景龍二年

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韋后疾之

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宮粲駁奏太子七咤主歲時服用宜取于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齊衡非所謂憲章古昔者詔可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

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援比崇訓塋非請視諸王
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為陵不
疑粲執奏曰陵之稱本施尊極崇訓之親不及雍王雍
墓不稱陵崇訓安得緣主而假是名詔可主大怒出粲
陳州刺史粲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開元初為秘書
少監其從父行嘉仕為雍王記室亦以學聞粲累封固
安縣侯終郃王傳卒謚曰景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夢人持巨鑿破其心以藥

納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長安中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博士中宗時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以備七廟之數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出為陸渾令坐事輒棄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覃思經術舉訢訢然睿宗即位張說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每休沐講授不輟於易老莊書尤懸解弟子貧者賙給之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

市樵米為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
吾尚應奪民利邪開元六年卒官所注傳頗多行于時
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著東都國子監門外季良河
南偃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張齊賢陝州人聖歷初為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
告朔於明堂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
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諝曰經無天子月告朔
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禮太宰以正月之吉布

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
同義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
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
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
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
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既視朔遂登臺玄又說人
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為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
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

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避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所載當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干寶謂吉為朔故世人謬吉為告據繆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

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
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
是並告兩五帝為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
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
祭頌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
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
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
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

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為太室向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園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

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事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亨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亦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於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久之齊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

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
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
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氏春秋言殷
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
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大社也於是舊主長尺
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
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

詩外傳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
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
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
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
等曰天子大社度廣五丈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
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
狹乖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
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

等叅定中宗即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為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為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為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為始祖異乎殷周之本高稷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

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為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為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

既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為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為兩說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為義宗列于廟為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齊賢累遷諫議大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

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錄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
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
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
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沖好學多所研總天
授初為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遷封河東縣男
中宗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譔
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
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

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番部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魏知古陸象先劉子元等討綴書乃成號姓族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傳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二年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判定奏上五年卒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魏元忠為張易

之搆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
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
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
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
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別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
加之罪自當斷自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耳
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斂賕諉法
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

平恕遷考功覈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撓擢中書舍
人內供奉為修文館直學士開元初為戶部侍郎封常
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
人推為長者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
叩閣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
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哀朽蟬
斷籤勝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
校繆闕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採近書

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書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乃詔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譔次懷素奏秘書少監盧備崔沔為修圖書副使秘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為判官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贈潤州刺史諡曰文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歷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為杭州叅軍舉

文儒異等科授秘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叅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而卒少子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斂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鷺巢其楣亮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

按此下有孔若思傳今改歸聖裔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三十九

儒林傳

唐二

褚无量

元行沖

陳貞節

施敬本

盧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

侯行果

趙冬曦

陸堅
鄭欽說

啖助

趙匡
仲子陵
施士句

韋彤

陳京

暢當

韋公肅

許康佐

褚无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
龍出入皆走觀无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
與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
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暉建言皇后
為亞獻无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郊祀
國之大事其折中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
地配唯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太宗伯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后不應助祭
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祭天無裸知此乃
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
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
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
欽明故无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為太子復召拜國
子司業兼侍讀謨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
學令講經隨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祿大夫錫予

蕃渥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
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无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
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振觸无量為終身不御
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為設腰輦
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
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无量鄙其
言以為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
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峻良搏奢靡

輕賦慎刑納諫諍察諛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
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无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
川徧羣神漢孝景祀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
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
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
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
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
收叙唐初建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

其言即詔无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阪蕪顓祠禹安
邑在所刺史叅獻又求武德以來勲臣苗裔紹續其封
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无量建請繕
錄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
比无量為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夏尉陸去泰左監
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衛
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
更相檢讐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

詔羣臣觀書无量又言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
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帝西還徙書麗正
殿更以修書學士為麗正殿直學士比京官預朝會復
詔无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无量
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郝常亭郭
謙光潘元祚等為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冑於學
詔无量升座講勸百官觀禮厚賚賜病困語人以麗正
書未畢為恨卒帝聞悼痛詔宰相曰无量朕師宜用優

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所撰述百餘篇沒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

賜其家

按唐書此下附徐安貞傳無蹟足錄今刪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腸臠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

雲中授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跋恨史無編年乃譏
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
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
馬姓以著石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健繼晉受命獨此
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
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
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為岐州刺史
兼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為右散騎

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讎人告變考訊自
誣株蔓四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
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
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譔
書志褚无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
并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為疏立於學官以老罷
麗正校書事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
冲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

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為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槧類相比有如鈔綴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辨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鉤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

雖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
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訖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
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佃增革尚逾百篇葉遵刪修僅
全十二魏氏病羣言之叢脞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磐
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
詔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不申
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局稱速傍觀必審何所為
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

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
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難正自古而然恐此
道未信而獨智為譴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
與俗浮沈每誡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
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
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謂
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為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
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

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
明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十百條
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
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
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
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
猶未諭也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
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

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
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
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
何遽速近名之嫌邪俄丐致仕十七年卒贈禮部尚書
謚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
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
貞節以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

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
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
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請罷卒吏詔祠官無
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
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
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
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
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

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為限況天子篤親親以
及旁暮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
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
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
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服冝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
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
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遷太常博
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

貞節奏曰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
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
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
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
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
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
與博士蘓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
相為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

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
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
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
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
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裸獻永序詔可
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
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
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者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

之驗也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為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君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立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

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中宣帝廟地陷梁折又
三年太廟毀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
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
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
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
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
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
殷人六廟寢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

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子孫昌衍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不列於廟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

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
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
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
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稟已親正統哉孝
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
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
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
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蕪頤右博

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廷於禮
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
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
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
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
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
為神人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
極侈詭襍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

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壞怪非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亨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亨復寓圜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為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

神太祀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
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閎孺等幸
臣為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
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為宰相非鬱人比祝者
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為上儔況天
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
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
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

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歲滿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重以它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為集賢院修撰踰年遷右補闕秘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為母期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甥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闡人子之情愛一期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大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

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
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歿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
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正
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
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
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
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朞齊抗斬袁
俄而垂陵唐家以啟釁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幾

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
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
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
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之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限一暮二暮服哉聖人之於
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
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為母服齊衰為父服斬衰
不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故

子天父妻天夫斬哀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
喪杖舄情禮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哀
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
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舋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
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
謂之禮可乎媵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以舅服不
為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帝弗報是時
言喪服各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

古制自是父在者為母服或晷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暮而禫終三年或齊哀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琊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厯左補闕內供奉集賢脩撰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駁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義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秋祈穀於上帝禮上辛祈穀於上帝則上帝當昊

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祀於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帝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

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秘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

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以聞並得侍讀子元累擢秘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讀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躋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燎神無由降

子元執議如前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
判說請決於帝帝詔後燭垂與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
都唯子元裴熹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
授祕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
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
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喜老子每
啟篇先薰鹽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於行
果云

趙冬曦定州彭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
曰古律條目千餘隨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
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
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
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
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判定科條直書其事其
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
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

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
岳州召還復官與秘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
理評事咸廩業入集賢院修撰未幾知史官事遷考功
員外郎踰年除直學士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
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
貞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開元時任集賢學士者又有

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僕名稍著

按唐書此下附尹愔
傳以行無可錄今刪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為汝州叅軍以友壻李慈伏誅貶

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
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正更賜
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
以秘書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
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厯右補闕內供
奉通厯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
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蕃言水甸服黃鍾啟靈址座在三

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泱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
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訪
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寧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
長樂驛至數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
先識墓圮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
邵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
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中已也泱辰十
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

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
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
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
四百圯升之驚服其
智欽說雅為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
史以常為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為都官郎中吐
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為靈夏二州運糧使
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按唐書此下附盧僊
傳無蹟可錄今刪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

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僂救僂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歿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

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揀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哀雅未為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揀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

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子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叙事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質與其子異襃錄助所為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字伯循河東人厯洋州刺史質所稱為趙夫子者大厯時助匡質以春秋施

士旬以詩仲子陵袁彛韋彤韋莖以禮蔡廣成以易強
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旬子陵最卓異士旬吳人
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為博士秩滿
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士
旬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
旬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
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邪子
陵蜀人好古學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

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
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洄復為通難示諸
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熙中選補垂傳過家西人以為
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
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韋彤京兆人治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
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
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俾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

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
元間在禮若今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與
緣生事已用燕具褻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
外至生於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簋豆昆蟲草木
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
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脆甘旨謂之褻味所以燕賓
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為二物不可
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為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

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為疏廟
歲五享不為數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王者
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饋品之多而賸
味願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
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
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為原火延燭而客祭瑤臺佛
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宮作寢詔
宰相百官議彤議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為之遷況

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於徙因而
建寢於禮至順又他陵皆在柏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
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彤卒後武宗會昌
五年詔京城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
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
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
曰園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
即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為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墜萬幾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懍懍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

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
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
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急京密白第遣
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祔室
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休烈
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
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嚮高宗玄宗
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當大祫

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
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
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
為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
所以叙親也唐家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
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
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

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闕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天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暨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

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祔於廟如真卿議貞元七年京為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之主而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議未決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

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附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為後世法不可改

議者多附官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文誼已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為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無子以從子褒嗣

暢當河東人父璿左散騎常侍代宗時待制集賢院終戶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

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
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
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
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
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哀麻出入
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
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
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五百三十九

三

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
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
子以哀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哀三十日公除宜
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
入謁則服墨緣還宮哀麻石補闕穆質上疏言父在為
母晷古禮也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遣
內常侍馬欽叙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
事有司請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哀終是何疑耶質

又言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暮喪以下繆制是也
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哀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
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
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相與有司
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哀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
二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
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
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繆奉朝歸宮哀麻酌變為制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五百三十九

三

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
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禫內謁即墨服從之及董晉
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諫官初非朕意
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按唐書此

下有林蘊傳今
移附韋皋傳後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為太常博士
兼修撰憲宗將耕藉詔公肅草具儀典憲宗善之太子
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

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
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
嶠繼室三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
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推舅之
所生是皆夫人也生皆正禮歿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
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
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
不宜援一娶為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

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
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
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
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
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
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
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
伏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

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尉後遂為
常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
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
時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仍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
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禪
禮後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
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
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

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壽

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又中宏辭科家苦貧母老求為
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就人
乃知其為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為侍
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閹弑吳子
餘祭問閹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
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閹寺今官人也君

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
刑臣多矣得不慮哉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
辭疾罷為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謚曰

懿

按舊唐書載康佐
撰九鼎記四卷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三十九